

零距离都市生活系列之四

有看头的人生变幻励志小说

大众文艺出版社

刘绍雄/著

高人

刘绍雄 著

二〇〇五年一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人/刘绍雄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1

(都市生活丛书)

ISBN 7-80171-569-1

I. 高...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2720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印张 字数:456 千字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 册

ISBN 7-80171-569-1/I·376

定价:全套 8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内容提要

本书叙述了正直、清白做人的柳蓝字,辗转广州、长沙各地做杂志编辑的曲折经历。老乡帮他,又伤害他,老总的百般挑剔,“人精”的算计,大款无赖对他的欺诈,使他受尽了屈辱,人格遭受扭曲的重创,验证了卡夫卡说的受难是人同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联系这句话无比正确。他在人格尊严遭受侮辱时决不低头,用坚忍肩住生命,用信念守卫心园,从一次次伤痛中站起来,使痛苦的疤痕成为人生历练的勋章。最后,他终于搏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晴空。

小说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善良与贪婪、诚信与谎言,高人与小人、友人与仇人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穿插交织在一起。在讴歌人性善的同时,更以生动的细节,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人性恶的一面,对读者认知社会、看清各色人物的嘴脸,很有认识价值。故事真实可信,情节跌宕起伏,既有作者亲身历经生活的深刻体验,又融进了他对生活、对人性的哲理思考。

主要人物表

- 柳蓝字——流浪编辑
宗伍仁——农民作家
周洪君——《寻梦南方》老总
姚先立——《寻梦南方》主编
邱海皮——周洪君战友
陈怀国——和尚
小珍——美容院领班
任眉——柳蓝字妻子
张大君——《寻梦南方》编辑
王丽珍——女编辑
康伯君——美术编辑
罗德忠——东北一家杂志主编
赵怡——编审
唐兰兰——打工妹一
龙茉莉——打工妹二
万芳——打工妹三
杨福业——广告业务员
黎贵生——书商一
姜大毛——书商二
滕炳光——书商三
滕向前——书商四
禾娜——女大学生
马子良——书商五

目 录

第一章 启程的日子 (1)

他放好行李,扭头向窗外一看,见妻子和女儿相依携手地站在车下,妻子任眉的眼里正流露出无限眷恋和怅惘的情感。列车拉响了起动的车笛,站台上送别的亲友们大都扬起了手。而任眉此时竟然忘记了向丈夫柳蓝字挥手,她就这样一直呆呆地、怔怔地站在那里,两眼定定地望着被列车缓缓带走的柳蓝字,凝成了一尊动人的望夫石雕像。

第二章 男儿有泪 (17)

“我常常这样想:从山里来的孩子,是被淳朴和善良奶大,惯于用一双晶莹无邪的眼睛看花花世界。城市的纷繁与复杂,‘人精’的算计和欺诈,令初出大山的他们惊愕不已。来不及细想和防卫,就被南方扎痛致伤。多泪的雨季随雪片般稿件纷纷到来,使我一次次深深地感怀唏嘘。孩子,把自己坚强成一棵冷静的苦楝树,在沸腾的异土上扎下根来,顶风冒雨地生长吧。”

第三章 搬家之累 (31)

俗话说船小好掉头,可周总属下的行船掉头得太

快了,继这一次搬家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编辑部先后搬迁了五六次家。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艰苦卓绝的战斗,打的是体力消耗战,是拼命。每个编辑就是出大力、流大汗的搬运工。搬一次家让大家累得筋疲力尽,腰都直不起来,身体一周之内都复不了原。

第四章 面对诱惑 (44)

柳蓝字愣愣地站在原地,两眼瞪着坐在床上的女孩,发现她就是刚才那个在发廊跟邱海皮调情的女孩,穿一条藕荷色的吊带裙,一个肩膀的吊带耷拉下来,露出大半个胸脯。见她一脸疲惫、衣衫不整的样子,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与恶心,不顾女孩冲他笑着打招呼,便赶紧转身来,拉开房门,冲了出去。

第五章 来了客人 (60)

这个邱海皮,要配我的寝室钥匙干什么,难道他准备住进我的寝室吗?如果是这样,那他一万个不情愿。虽然,他和邱海皮形影不离,只要邱来广州,肯定会住在他这里。但他骨子里瞧不起邱海皮,这次邱不分来由地要走他的钥匙,去配制一事,自然引起他的不满。他寻思着,莫非这是老总的意思,邱海皮不过是执行老总的命令?邱海皮掌握钥匙,可以随时监控我吗?

第六章 恩人重逢 (74)

宗伍仁曾经在柳蓝字面前夸下海口:“我有了钱,就是不怕花钱,每次回老家都打卧铺票呢。睡卧铺,人舒服多了。”没想到,他哪里是舍得花自己的钱,完全是苏老请他的客。

第七章 妻子来穗 (87)

休完假，柳蓝字就匆匆南下。这次，他可不是孤单一人，而是夫妻同行，以后在一起同吃同住，双栖双飞了。列车上，他与妻子紧紧地挨在一起，一想到这些，就美滋滋地笑了。

第八章 突遭审查 (101)

二楼两个套间里，走动好几个穿制服的男女。他们有的在指挥人将办公室里的电脑和打印设备搬出来，下楼运到他们的车上去，有的则将室内人员叫到一边，一个个地进行登记、盘问，有的则围着一位戴眼镜的女子在耐心解释着什么。

第九章 难后团聚 (118)

“嘭”地一声，一阵山崩地裂般的摇撼，车子侧翻在地，所有的玻璃被震碎。艾文山的母亲光顾着保护外孙，忘记了自身的安全，没有抓住任何东西，便被车子的惯性抛了出去，摔在地上，被继续往前冲去的大巴车轮从她身上碾压过去，当场气绝身亡。柳舒是在睡梦中被车子突然侧翻所发出可怖的轰隆声惊醒过来的。她被强大的冲击力从卧铺上抛起，头颅被猛烈地撞在车壁上，撞得她浑身像是散了骨架似地疼痛难忍。

第十章 以商养刊 (134)

姚先立问道：“你当我们不知道你和她的关系吗？‘空调房，双人床，小枕(珍)头上秋海棠(邱海皮)，是说谁的啊？”

邱海皮一听，嘿嘿地笑了笑，说：“怎么，都唱成当

代民谣了？”

第十一章 留言事件…………… (149)

老总站在房子中央转着圈，询问大家：“打工留言是谁校对的？你们看过吗？”

大伙面面相觑，纷纷摇头说，没有见过这条留言。

周总大步走到柳蓝宇面前，问道：“你校对过吧？我记得你是赶在清样下厂之前上班，你是最后对稿的人。”

柳蓝宇坦然道：“是的，我看在最后，我也觉得这条留言不妥，曾建议撤下的。”

第十二章 别了，广州…………… (165)

当他的脚第一次踏上这块传奇的土地时，他为眼花缭乱都市胜景、为十里洋场的繁华富贵、为迎面吹来陌生的海洋暖风，都感到无比新鲜与惊异。他暗暗地想，一定要在这块任你搏击的自由土地上，好好地拼搏一番，不混出个名堂出来，誓不还乡。可一年半后的今天，他在这里，怀着美好的憧憬和绮丽的梦想，努力拼搏过了，太多地付出过了，却带着败走羊城后的颓丧与落魄，带着沉重的委屈和无法看透的迷茫，灰灰溜溜地离开这座城市。

第十三章 里外是他…………… (183)

说着，他将一个装有稿费的书信从裤袋里掏出来，热情地塞到何教授的手上，感激不尽地说，“这四百元稿费，只是老总向您老表示一点心意……”

宗伍仁从医科大学回来后，喜形于色地对柳蓝宇

说：“告诉你，我只给了导师四百元稿费，还有一百元我寄回家给奶奶做生了。要不，我哪里有钱寄回家呀。”

第十四章 和尚来了..... (199)

雪下得更大了，凛冽刺骨的寒风裹着拇指大的雪花，打着呼哨斜斜地穿飞过来，将陈怀国显得单薄的僧袍吹得像飞扬的篷帆，他的脸冻成青紫色，嘴唇也冻乌了。他虽然打着绑腿，却穿着一双布料僧鞋，站在雪地里，很快就被融雪打湿，连整个鞋面都是冰水浸灌的痕迹，冻得他不停地跺着脚。

第十五章 兰兰与茉莉 (216)

晚上，柳蓝宇在灯下编稿到深夜，刚要熄灯睡觉，只见唐兰兰双手捧着一碗满满的玉米粥，一步一挪地走了进来。

“柳大哥，快喝吧，编稿到这个时候，一定饿了。”她将玉米粥放在桌上，又说了声，“碗不要洗，我来收拾。”就回屋去了。

第十六章 一脚踢开..... (231)

“滕总，”宗伍仁在电话里尖起喉咙，用土得掉渣的山区普通话说道，“柳蓝宇和贺玲二人是被我们《金天》杂志炒了的落角子（最差的人），你千万不能答应他俩。答应他俩，一是你养不起柳蓝宇，他在上班时间不编稿，专门写稿赚稿费；二是他和贺玲的关系很暧昧，你要了他俩，说不定把你的编辑部办公室搞成了幽会的包厢，你出工资供他俩情感走私。滕老总请想想这种事的后果，真是不可想像啊。”

第十七章 艰难生存..... (248)

进入五月份,柳蓝宇连连遭窃,先是他买的裤子晚上临睡时,搁在椅子上,第二天一早起来穿裤子时,发现裤子没有了。裤子只有五十元买来的,可裤子上的皮带可是皮尔·卡丹名牌,是女儿花了一百多元钱买的。为此,他感到非常可惜。可没过多久,女儿来看望父柳蓝宇时,她的包搁在桌上,人出去了一会,回来时,却发现包里一百多元钱不翼而飞了。

第十八章 泪洒冷江..... (264)

“我叫你回来还有什么好事吗?”马子良忿忿地说,“你住过的房间里的柜锁打不开了,是不是你撬了锁,你马上回来向我解释!”

天啊,是怀疑我撬了他家的柜锁,叫我回去的。柳蓝宇气得五内俱焚似地连忙申辩道:“姓马的,你不要血口喷人,你说我撬了柜锁,你拿出证据吗?你叫公安来辨别指纹,看柜门上有没有我的指纹没有。”

尾 声 (285)

柳蓝宇终于原谅了宗伍仁,原谅了宗伍仁对他做过的一系列不善之举。他想,没有他的力荐,自己可能就去不了广州和长沙做编辑,也就没有今天在困境中的奋起,也许会一直局限在游记散文之类的狭小创作圈子里踏步不前,穷尽一生也圆不了他的写书梦想。



第一章 启程的日子

春天最后一个黄昏，隔墙的桔林弥漫起宁静的清香，路边樟树簌簌落叶如雪，西天的云霞瀑布般泻下来，将远山濡染成晕红色，扑楞楞的归鸟的翅，宛若天空的暗语，划动暮色。在这一天最后的辉煌中，收工后的男人哼唱着小调，女人恍如春风摆柳般地踏上归途，向家园走来。

而柳家这时一家大小三口倾巢而出，送人出远门。

出远门的不是别人，就是柳家一家之主柳蓝宇。

柳蓝宇跟妻子任眉合提一个大行包，女儿柳舒拿个小包走在后面。

任眉边走边说：“到了广州就给家里打个电话。”

柳蓝宇答道：“要得。”他怏然地回头望了家楼一眼，说，“等找到周总，落实了工作之后再给你报喜吧。”

任眉噘着嘴，执拗道：“不，什么时候到了广州，什么时候你就给我打电话，不要让我悬心。”

柳舒也说：“爸，你下了车就给妈打一个电话吧，不要多少钱的。”

柳蓝宇说：“到时候再说吧。”

任眉不由分说地下了“妻令状”：“你是明天早上八点过五分到站吧，我八点半等你的电话。”

柳蓝宇望着妻子一脸凄然神色，一缕深深的爱怜之情，重重

地扯痛了他的心。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与家人生离远别呀。

三年前，任眉下了岗，在家荡了一年多。腊月里，一位姓杨的女老乡拉她去千里外的小山城开笋子罐头食品加工厂。当车子爬上离山城不远的一道陡坡时，突然刹车失灵，载着一车旅客的尖声惊叫飞也似地往坡底冲去。司机一边打着方向盘，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白沙烟，抛向坐在前面的任眉，大声叫道：“快、快，点燃四根烟丢出去！”任眉应声接过烟，立即有人递过来打火机，在剧烈的颠簸中，好不容易点燃了四根烟，想都没想就将烟丢出了车外。怪的是，把燃烟扔出去后，车子竟然顺顺当地停在坡底了。司机一面用手抹汗，一面对乘客说：“好险呀，你们知道扔烟的缘故吗？前几天，一辆双排货车从陡坡上翻下去，死了四个人。”

惊魂未定地来到山城，任眉面对一家停工多年、长有齐膝深的荒草的食品工厂，心里直发怵。杨女士夫妇忙着去办租赁手续去了，剩下任眉一个人手持镰刀割草。旷野里，凛冽的寒风直往脖子里灌，冻得她手都麻木了，她边割边哭了起来。

山城漫山遍野都是竹林，竹林多笋子，山民们大担小担地挑来了，过磅员称了重量，就能从老板手上拿到现钱。杨女士收了头批笋子，工厂开工后就回去了，留下丈夫打理。杨女士的丈夫姓汪。汪老板很信任任眉，叫她管钱。过磅人是汪老板从家乡带过去的人。此人很贪，对任眉说，我们多报几车笋子，得来的钱平分吧。任眉不干，说，不能坑老板。过磅员怀恨在心，就编排出任眉跟汪老板有一腿的谣言，并打电话告诉了汪老板的夫人。杨女士一听，这可了得，立即赶到山城，指着任眉，将最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还下令不让任眉管钱，叫她下车间跟临时招来的山妹们一道干活。可怜任眉，背上黑锅，受尽屈辱，气得一连两天粒米不沾，大病一场，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昏倒在轰鸣的



机器旁……两个月后,任眉拖着病体回到家里,对柳蓝字说,就是打死她也不出去打工了。任眉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一脸憔悴的神情,令柳蓝字无比痛惜,他扑向妻子,相拥而泣。

妻子待在家里,每月只能拿到八十多元钱的下岗生活费。柳蓝字虽然还上班,但月工资只有五百十一元钱,扣除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金后,只有四百多元,而且单位还经常欠着,一年只能拿到七个月的工资。一家三口,杯水车薪,就是把钱掰做两下用,钱也不够用。正在柳蓝字想钱想得几乎发疯的时候,烧钱的事情偏偏又来了,老家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心脏不行了,需要尽快做心脏搭桥手术,要求六姊妹各出五千元份子钱,拯救老父垂危的生命。为弄钱,柳蓝字偷偷地背着单位领导,找了一份兼职,给一家文化公司拉软性广告。名义上是庆祝建城二千五百周年的纪念性活动,实际上就是广告。柳蓝字拉到一家单位,能挣到五十元钱。三个月之内,他跑遍了全城大小上千家单位,人晒得像“刚果布”,给公司上交了两万多元钱的广告费,正准备提成时,公司老总因病暴卒,广告费被老总亲属挪用办了丧事。柳蓝字四千多元钱的提成,就这样打了水漂。眼看着女儿柳舒要考中学了,如果没有考上重点,还得花钱。无奈之下,柳家只能靠举债度日,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危机。

有人劝柳蓝字,既然老婆打工打怕了,再也不想出去,你作为男人,可以出去闯闯嘛,活人可不能被钱逼死。柳蓝字何尝不想出去闯世界呢?但考虑到自己除了能写一手文章之外,别无他长。虽然在单位大小是个科长,但出了厂门,谁还认你是科长呢?柳蓝字的顶头上司郭处长,辞职下海,跑到南海打工,结果连文员白领也没混上,给一家公司守仓库。一次仓库漏雨,请来工人检漏。郭处长帮忙扶梯,好让工人爬上梯子去屋顶。这事在内地单位,领导可能会表扬郭处长有互助友爱精神。可这里的老板一眼见到他扶梯子,就鼓着鲫鱼眼手指他的鼻子大骂道,

你一个仓管，怎么放着自己岗位的工作不做，去扶梯子干什么呢？梯子好好的，要你扶什么？郭处长一听，实在受不了这份冤气，第二天便卷起铺盖回了老家。郭处长这种难堪的打工经历，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打在柳蓝宇的心头上，使他连做梦也不敢步郭处长后尘去打工了。

然而，一次邂逅，使柳蓝宇的内心松动了，产生了南下打工的念头。那是年前他回老家拉软性广告，认识了退居二线的前县文联主席老庞。一天，柳蓝宇去老庞家，见他戴着老花眼镜在一台手提电脑前捉虫子般慢腾腾地打字，便问，庞主席打什么好文章啊？老庞说，在写书呢。柳蓝宇一听，感到惊奇，忙问写什么书？老庞告诉他，书是一个叫宗伍仁的人写的，叫他帮忙整理一下，同意与他联名出版。老庞还说，为了写书，他特地从广州买了这台手提电脑。柳蓝宇头一次见到这么小巧玲珑的电脑，以为相当昂贵。一问，令他大跌眼镜。老庞说加上运费，也只不过五百来块钱。柳蓝宇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说，商店里的笔记本电脑价格动辄上万块，哪有这么便宜的呢？老庞说，他买的货确实有这么便宜。他先前也不知道，是宗伍仁向他提供了这个信息。他根据邮址，把钱汇过去，不出半月，货就寄来了。老庞告诉他，当然，便宜不是货，是货不便宜，他的手提电脑是“四八六”，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垃圾电脑”，根本不可与商店里时髦的笔记本电脑相比。不过，对于不上网，不搞多媒体，只是打字写文章的他来说，足够用了。

老庞还说这个宗伍仁能量可大了，一个满身泥腥气的乡下土农民，南下打工几年，居然写出十来部小说，发了大财，准备进城买地建五层楼房，买门面开店，一家四口过上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宗伍仁的书写不赢，老庞手头这本书，就是宗伍仁叫他帮忙修改的。

老庞这一席话，听得柳蓝宇一惊一乍的。老庞所说的宗伍



仁这个人，像极了现代版的传奇人物，令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么厉害的人物，一个泥脚杆子打工仔，在短短的几年打工生涯中，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能不令柳蓝宇叹服吗？柳蓝宇辛勤耕耘十几年，也没有出一部长篇呢。于是，他忙不迭地向老庞索取宗伍仁的通信地址，准备跟他建立联系。老庞说的话，又给柳蓝宇一个惊喜，原来，宗伍仁近日回老家了，就住在城东开发区的租屋里。说着，老庞寻出宗伍仁的租屋电话。柳蓝宇如获至宝地赶紧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当天下午，就按照老庞的提示，只身径去城东开发区寻找宗伍仁的租屋。

第一眼见到宗伍仁，这个被老庞说得近乎非常完美的农民作家，却是那样普通，那样平凡，甚至有点猥琐，很不起眼，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是个只会放飞秤的二道小贩呢。三十二三岁年龄，人胖得像猪八戒，头发本来生得很稀，又剪成板寸，更显得脸上肉多脸圆，肉乎乎的，团头团脑，一双鼠眼眯成一条缝，鼻子成了反弹的弓型，鼻梁该凸的地方却令人惋惜地凹进去，两颊的肥肉鼓冒出来，一副寝相，整个脸型俨然一个被压扁的柿饼。柳蓝宇见了，在心里这样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宗伍仁正是这种外憨内秀、深藏不露的高人吧。这样想着，他对眼前这位主人，愈发肃然起敬了。

柳蓝宇说明来意，特地向主人说出对他的仰慕。宗伍仁放下手中的钢笔，眯缝着细眼笑了笑，说：“我也是逼出来的，不写书，就没有饭吃。”

说宗伍仁像个放飞秤的二道贩子，他还真做过小贩呢。宗伍仁说，他当兵三年，复员回到老家农村，娶妻生子，靠耕耘三亩七分田土过日子，逢上大旱，粮食欠收，连吃饭也成问题。晚上，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他望着村外连绵不断的山岭不断地询问自己，难道这一辈子就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吗？他当然不甘心窝在山村，总想出去闯荡一番。可去哪里呢？却怎么也拿不出

主意。这时候，父亲眼见村里一些经商头脑活泛的人，在农闲时做米花挑到城里去叫卖，赚了钱，眼红得睡不着觉。他劝儿子也跟他们学做米花生意。父命不可违，宗伍仁跟人学会了做米花，从选米，泡米，蒸饭到压模做米花，兑米花红，很快就学得溜熟。把米花晒干，放进竹笼里，早上，没等天亮，他就挑着担子，进城去沿街叫卖，直到日头落岭才回家。这样，虽然辛苦，但生活也算能混下去。

然而，宗伍仁不甘心做小贩，他想找个体面又挣钱的事情做。他从小的梦想是当大作家。长大以后，作家梦一直没有断过。他最初爱好写诗，后来迷上小说创作。但十多年来，仅仅发表过一首小诗。复员回家后，曾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寄给一家杂志社石沉大海。万般无奈之中，他试着给在广州的一位战友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生活窘境，恳求战友帮助他找个工作，并附上邻居家的电话号码。几天后，战友打来电话问宗伍仁，周洪君你认识吧？宗伍仁说，认得的，不是跟我们一个团、被选派到武汉作家班进修的那个周洪君吗？战友说，是的，正是他。告诉你，如今的周洪君在广州当老总做杂志了。我跟他说说，如果他同意的话，你就来广州帮他编杂志吧。宗伍仁一听，欢喜得恨不得飞到战友面前，亲吻他一口。两天后，他就踏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宗伍仁找到战友，战友领着他去找周洪君。周洪君看在哥们的分上，虽然从不认识宗伍仁，听战友说，是跟他一个团部的，也就收下他做编辑。宗伍仁高中没毕业，平时在乡下连一本杂志也看不到，现在竟然要做杂志编辑，简直是一步登天。他满怀感激地跟那些自视甚高的大学生编辑们正襟危坐在一起，夹着尾巴一声不响地编稿子，写稿子。强压之下的环境激发了他最大的创作热情，创下一天写出六篇稿子的纪录，令老总和同事们咋舌。二十多天后，老总一个哥们肖某找到宗伍仁，问他不想写书，先给八百元定金，书成通过后，再给六千元稿费。宗